

紅

樓

夢

紅樓夢第一百十八回

記微嫌舅兄欺弱女 驚謎語妻妾諫痴人

說話邢王二夫人聽尤氏一段話明知也難挽回王夫人只得說道姑娘要行善這也是前生的夙根我們也實在攔不住只是僧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出了家不成了事體如今你嫂子說了半你修行也是好處却有一句話要說那頭髮可以不剃的只要自己的心真那在頭髮上頭呢你想妙玉也是帶髮修行的不知他怎樣凡心一動纔開到那個分兒姑娘執意如此我們就把姑娘住的房子便算了姑娘的靜室所有服侍姑娘的人也得叫他們來問他若願意跟的就講不得說親配人若不

愿意跟的另打主意惜春聽了收了淚拜謝了邢王二夫人李
統尤氏等王夫人說了便問彩屏等誰願跟姑娘修行彩屏等
回道太太們派誰就是誰王夫人知道不愿意正在想人襲人
立在寶玉身後想來寶玉必要大哭防着他的舊病豈知寶玉
嘆道真真難得襲人心理更自傷悲寶釵雖不言講遇事試探
却是執迷不醒只得暗中落淚王夫人纔要叫了衆丫頭來問
忽見紫鵲走上前去在王夫人面前跪下回道剛纔太太向跟
四姑娘的姐姐太太看着怎麼樣王夫人道這個如何強派得
人的誰愿意他自然就說出來了紫鵲道姑娘修行自然姑娘
愿意並不是別的姐姐們的意思我有句話回太太我也並不

是拆開姐姐們各人有各人的心我服侍林姑娘一場林姑娘待我也是太太們知道的實在恩重如山無以可報他死了我恨不得跟了他去但是他不是這裡的人我又受主子家的恩典難以從死如今四姑娘既要修行我就求太太們將我派了跟着姑娘伏侍姑娘一輩子不知太太們准不准若准了就是我的造化了邢王二夫人尚未答言只見寶玉聽到那裡想起黛玉一陣心酸眼淚早下來了衆人纔要問他時他又哈哈的大笑走上來道我不該說的這紫鵲蒙太太派給我屋裡我纔敢說求太太准了他罷全了他的好心王夫人道你頭裡姊妹出了嫁還哭得死去活來如今看見四妹妹要出家不但不勸

倒說好事你如今到底是怎麼個意思我索性不明白了寶玉道四妹妹修行是已經准的了四妹妹也是一定主意了若是真的我有一句話告訴太太若是不定的我就不敢混說了惜春道二哥哥話說也好笑一個人主意不定便扭得過太太們來了我也是像紫鵲的話容我呢是我的造化不容我呢還有一個死呢那怕什麼二哥哥既有話只管說寶玉道我這也不管什麼洩漏了這也是一定的我念一首詩給你們聽聽罷衆人道人家苦得狠的時候你倒來做詩慚人寶玉道不是做詩我倒一個地方兒看了來的你們聽聽罷衆人道使得你沈念念別順着嘴兒胡謔寶玉也不分辨便說道

勘破三春景不長 緇衣頓改昔年粧

可憐綉戶侯門女 獨卧青燈古佛傍

李執寶釵聽了詫異道不好了這人入了迷了王夫人聽了這話點頭嘆息便問寶玉你到底那裡看來的寶玉不便說出來問道太太也不必問我自有的地方王夫人回過味來細細一想便更哭起來道你說前兒是頑話怎麼忽然有這首詩罷了我知道了你們叫我怎麼樣呢我也沒有法兒了也只得由着你們去罷但是要等我合上了眼各自幹各自的就完了寶釵一面勸着這個心比刀絞更甚也學不住便放聲大哭起來襲人已經哭的死去活來幸虧秋紋扶着寶玉也不啼哭也

不相勸只不言語賈蘭賈環聽到那裡各自走開李紈竭力的解說總是寶兄弟見四妹妹修行他想來是痛極了不顧前後的瘋話這也作不得準的獨有紫鵲的事情准不准好叫他起來王夫人道什麼依不依橫豎一個人的主定了那也是扭不過來的可是寶玉說的也是一定的了紫鵲聽了磕頭惜春又謝了王夫人紫鵲又給寶玉寶釵磕了頭寶玉念聲阿彌陀佛難得難得不料你倒先好了寶釵雖然有把持也難掌住只有襲人也顧不得王夫人在上便痛哭不止我說也願意跟了四姑娘去修行寶玉笑道你也是好心但是你不能享這個清福的襲人哭道這麼說我是要死的了寶玉聽到那裡倒覺傷心

只是說不出來因時已五更寶玉請王夫人安歇李執等各自散去彩屏等暫且伏侍惜春回去後來指配了人家紫鵲終身伏待毫不改初此是後話且言賈政扶了賈母靈柩一路南行因遇着班師的兵將船隻過境河道擁擠不能速行在道是任心焦幸喜遇見了海疆的官員聞得鎮海統制欽召回京想來探着一定回家畧畧解些煩心只打聽不出起程的日期心裡又煩燥想到盤費等來不敷不得已寫書一封差人到賴榮任上借銀五百叫人沿途迎上來應需用那人去了幾日賈政的船纔行得十數里那家人回來迎上船隻將賴尚榮的稟啟呈上書內告了多少苦處脩上白銀五十兩賈政看了生氣卽命

家人立刻送還將原書發回叫他不必費心那家人無奈只得回到賴尚榮任所賴尚榮接到原書銀兩心中煩悶知事辦得不周到又添了一百兩來人帶回幫着說些好話豈知那人不肯帶回擇下就走了賴榮心下不安立刻修書到家回明他父親叫他設法告假照出身來于是賴家托了賈璫賈芸等在王夫人面前乞恩放出賈璫明知不能過了一日假說王夫人不依的話回覆了賴家一面告假一面差人到賴尚榮任上叫他告病辭官王夫人並不知道那賈芸聽見賈璫的假話心裡便沒思頭連日在外又輸了好些銀錢無所抵償便和賈環相商賈環本是一個錢沒有的雖是趙姨娘積蓄些微早被他弄光

了那能照應人家便想起鳳姐待他刻薄要趁賈璉不在家要擺佈巧姐出氣遂把這個當叫賈芸來上故意的埋怨賈芸道你們年紀又大放著弄銀錢的事又不敢辦倒和我沒有錢的人相商賈芸道三叔你這話說的倒好笑偌們一塊兒頑一塊兒鬧那裡有銀錢的事賈環道不是前兒有人說是外藩要買個偏房你們何不和土大舅商量把巧姐說給他呢賈芸道叔叔我說句招你生氣的話外藩花了錢買人還想能和偌們走動麼賈環在賈芸耳邊說了些話賈芸雖然點頭只道賈環是小孩子們的話也不當事恰好王仁走來說道你們兩個人商量些什麼瞞着我麼賈芸便將賈環的話附耳低言的說了王仁

拍手道這倒是一種好事又有銀子只怕你們不能若是你們敢辦我是親舅舅做得主的只要環老三在大太太跟前那麼一說我找邢大舅再一說太太們問起來你們齊打夥說好就是了賈環等商議定了王仁便去找邢大舅賈芸便去叫邢王二夫人說得錦上添花王夫人聽了雖然入耳只是不信邢夫人聽得邢大舅知道心裡願意便打發人找了邢大舅來問他那邢大舅已經聽了王仁的話又可分肥便在那夫人跟前說道若說這位郡王是極有體面的若應了這門親事雖說不是正配保管一過了門姊夫的官早復了這裡的聲勢又好了邢夫人本是沒主意人被賈大舅一番假話哄得心動請了王

仁來一問更說得熱鬧於是邢夫人倒叫人出去追尋賈芸去說王仁卽刻找了人去到外藩公館說了那外藩不知底細便要打發人來相看賈芸又鑽了相看的人說明原是瞞着台宅的只說是王府相親等到成了他祖母作主親舅舅的保山是不怕的那相看的人應了賈芸便送信與邢夫人並回了王夫人那李紈寶釵等不知原故只道是件好事也都歡喜那日果然來了幾個女人都是艷粧麗服邢夫人接了進去叙了些閑話那來人本知是個詭命也不敢待慢邢夫人因事未定也沒有和巧姐說明只說有親戚來喚叫他去見那巧姐到底是個小孩子那管這些便跟了奶媽過來平兒不放心也跟着來只

早有兩個宮人打攏兒了巧姐便渾身上下一看更又起身來拉着巧姐的手又瞧了一遍略坐了一坐就走了倒把巧姐看得羞臊回到房中納悶想來沒有這門親戚便問平兒平兒先看見來頭却也猜着八九必是相親的但是二爺不在家太太作主到底不知是那府裡的若說是對頭親不該這樣相看瞧那幾個人的來頭不像是本支王府好像是外頭路數如今且不必和姑娘說明且打聽明白再說平兒心下留神打聽那些丫頭婆子都是平兒使過的平兒一問所有聽見外頭的風聲都告訴了平兒便嚇的沒了主意雖不和巧姐說便趕着去告訴了李執寶叙求他二人告訴王夫人王夫人知道這事不

好便和邢夫人說知怎奈邢夫人信了兄弟並王仁的話反疑心王夫人不是好意便說孫女兒也大了在璉兒不在家這件事我還做得主況且是他親舅爺爺和他親舅舅打聽的難道倒比別人不真麼我橫豎是願意的倘有什麼不好我和璉兒也抱怨不着別人王夫人聽了這些話心下暗暗生氣勉強說些閑話便走了出來告訴了寶釵自己落淚寶玉勸道太太別煩惱這件事我看來是不成的這又是邢姐兒命裡所招只求太太不管就是了王夫人道你一開口就是瘋話人家說定了就要接過去若依平兒的話你璉二哥可不抱怨我麼別說自己的侄孫女兒就是親戚家的也是要好纔好邢姑娘是我們

作媒的配了你二大舅子如今和和順順的過日子不好麼那
琴姑娘梅家娶了去聽見說是豐衣足食的很好就是史姑娘
是他叔叔的主意頭裡原好如今姑爺癆病死了你史妹妹立
志守寡也就苦了若是巧姐兒錯給了人家兒可不是我的心
壞正說着平兒過來瞧寶釵並探聽邢夫人的口氣王夫人將
邢夫人的話說了一遍平兒呆了半天跪下求道巧姐兒終身
全仗着太太若信了人家的話不但姑娘一輩子受了苦是便
連二爺回來怎麼說呢王夫人道你是個明白人起來聽我說
巧姐兒到底是大太太孫女兒他要作主我能每攔他麼寶玉
勸道無妨碍的只要明白就是了平兒生怕寶玉瘋顛嚷出來

也並不言語回了王夫人竟自去了這裡王夫人想到煩悶一陣心痛叫了頭扶着勉強回到自己房中躺下不叫寶玉寶釵過來說睡睡就好的自己却也煩悶聽見說李嬌娘來了也不及接待只見賈蘭進來請了安回道今早爺爺那裡打發人帶了一封書子來外頭小子們傳進來的找母親接了正要過來因我老娘來了叫我先呈給太太瞧回來我母親就過來回來勦勦還說我老娘要過來呢說着一面把書子呈上王夫人一面接書一面問道你老娘來作什麼賈蘭道我也不知道我只見我老娘說我三姨兒的婆婆家有什麼信兒來了王夫人聽了想起來還是前次給甄寶玉說了李綺後來放定下茶想來

此時甄家要娶過門所以李嬌娘來商量這件事情便點點頭
見一面拆開書信見上面寫着道

近因沿途俱係海疆凱旋船隻不能迅速前行聞探姐隨
翁婿水都不知曾有信否前接到璉侄手稟知大老爺身
體欠安亦不知已有確信否竊玉蘭哥場期已近務須實
心用功不可怠惰老太太靈柩抵家尚需日月我身體平
善不必掛念此諭寶玉等知道月日手書蔡兒另稟

王夫人看了仍舊遞給賈蘭說你拿去給你二叔叔瞧瞧還交
給你母親罷正說着李執同李嬌娘過來請安問好畢王夫人
讓了坐李嬌娘以將甄家要娶李璉的話說了一遍大家商議

了一會子李紈因問王夫人道老爺的書子太太看過了麼王夫人道看過了賈蘭便拿着給他母親瞧李紈看了道三姑娘出門了好幾年總沒有來如今要回京了太太也放了好些心王夫人道我本是心痛看見探了頭要回來了心裡略好些只是不知幾時纔到李嬌娘便問了賈政在路好李紈因向賈蘭道哥兒瞧見了場期近了你爺爺惦記的什麼是的你快拿了去給二叔叔瞧去罷李嬌娘道他們爺曰兩個又沒進過學怎麼能下場呢王夫人道他爺爺做糧道的起身時給他們爺兒兩個授了例監了李嬌娘點頭賈蘭一面拿着書子出來來找寶玉却說寶玉送了王夫人去後正拿着秋水一篇在那裡細

玩寶釵從裡間走出見他看的得意忘言便走過來一看見是這個心裡著實煩悶細想他只顧把這些出世離羣的話當作一件正經事終久不妥看他這種光景料勸不過來便坐在寶玉傍邊怔怔的坐著寶玉見他這般便道你這又是為什麼寶釵道我想你我既爲夫婦你便是我終身的倚靠却不在情慾之私論起榮華富貴原不過是過眼烟雲但自古聖賢以人品根抵爲重寶玉也沒聽完把那書本擱在傍邊微微的笑着道據你說人品根抵又是什麼古聖賢你可知古聖賢說過不失其赤子之心那赤子有什麼好處不過是無知無識無貪無忌我們生來已陷溺在貪嗔痴愛中猶如污泥一般怎麼能跳出這

般塵網如今纔曉得聚散浮生四字古人說了曾不提醒一個
既要講到人品根抵誰是到那太初一步地位的寶釵道小既
說赤子之心古聖賢原以忠孝爲赤子之心并不是遁世離群
無關無係爲赤子之心堯舜禹湯周孔時刻以救民濟世爲心
所謂赤子之心原不過是不忍二字若你方纔所說的忍于拋
棄天倫選成麼什道理寶玉點頭笑道堯舜不强巢許武周不
强夷齊寶釵不等他說完便道你這個話益發不是了古來若
都是容許夷齊爲什麼如今人又把堯舜周孔稱爲聖賢呢况
且你自比夷齊更不成話伯夷叔齊原是生在商末世有許多
難處之事所以纔有托而逃當此聖世偕們世受國恩祖父錦

衣玉食况你自有生以來自去世的老太太以及老爺太太視如珍寶你方纔所說自己想一想是與不是寶玉聽了也不答言只有仰頭微笑寶釵因又勸道你既理屈詞窮我勸你從此把心收一收好好的用用功但能博得一第便是從此而止也不枉天恩祖德了寶玉點了點頭嘆了口氣說道一第呢其實也不是什麼難事倒你這個從此而止不枉天恩祖德却還不離其宗寶釵未及答言襲人過來說道剛纔二奶奶說的古聖先賢我們也不懂我只想着我們這些人從小兒辛辛苦苦跟着二爺不知陪了多少小心論起理來原該當的但以二爺也該體諒體諒況且二奶奶替二爺在老爺太太跟前行了多少

孝道就是二爺不以夫妻爲事也不可太辜負了人心至於神仙那一層更是謊話誰見過有走到凡間來的神仙呢那裡來的這麼個尚和說了些混話二爺就信了真二爺是讀書的人難和他的話比老爺太太還重麼寶玉聽了低頭不語襲人還要說時只聽外面脚步走响隔着牕戶問道二叔在屋裡呢麼寶玉聽了是賈蘭的聲音便站起來笑道你進來罷寶釵也站起來賈蘭進來笑容可掬的給寶玉寶釵請了安問了襲人的好襲人也問了好便把書子呈給寶玉照寶玉接在手中看了便道你三姑姑也來了賈蘭道爺爺既如此寫自然是回來了寶玉點頭不語默默若有所思賈蘭便問叔叔看見爺爺後

頭寫的叫偈們好生念書了叔叔這一成子只怕總沒作文章
罷寶玉笑道我也要作幾篇熟一熟手好去誣這個功名賈蘭
道叔叔既這樣就擬幾個題目我跟着叔叔作作也好進去混
場別到那時交了白卷子惹人笑話不但笑話我人家連叔叔
都要笑話了寶玉道你也不至如此說着寶釵命賈蘭坐下寶
玉仍坐在原處賈蘭側身坐了兩個談了一回文不覺喜動顏
色寶釵見他爺兒兩個談得高興便仍進屋裡去了心中細想
寶玉此時光景或者醒悟過來了只是剛纔說話也把那從此
而止四字單單的許可道又不知是什麼意思了寶釵尚自猶
豫惟有襲人看他愛講文章提到下場更又欣然心裡想道阿

彌陀佛好容易講四書是的纔講過來了這裡寶玉和賈蘭講
文鶯兒沏過茶來賈蘭站起來接了又說了一會子下場的規
矩並請甄寶玉在一處的話寶玉也甚似愿意一時賈蘭回去
便將書子留給寶玉了那寶玉拿着書子笑嘻嘻走進來遞給
麝月收了便出來將那本莊子收了把幾部向來最得意的如
赤同契元命苞五燈會元之類叫出麝月秋紋鶯兒等都搬了
擱在一邊寶釵見他這番舉動甚爲罕異因欲試探他便笑問
道不看他倒是正經但又何必搬開呢寶玉道如今纔明白過
來了這些書都算不得什麼我還要一火焚之方爲干淨寶釵
聽了更欣喜異常只聽寶玉口中微吟道

內典語中無佛性 金丹法外有仙舟

寶釵也沒狠聽真只聽得無佛性有仙舟幾個字心中轉又狐疑目看他作何光景寶玉便命麝月秋紋等收拾一間靜室把那些語錄名稿及應制詩之類都找出來擱在靜室中自己却當真靜靜的用起功來寶釵這纔放了心那襲人此時真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便悄悄的笑着向寶釵道到底奶奶說話透徹只一路講究就把二爺勸明白了就只可惜遲了一點兒臨場太近了寶釵點頭微笑道功名自有定數中與不中倒也不在用功的遲早但願他從此一心巴結下路把從前那些邪魔永不沾染就是好了說到這裡見房裡無人便悄悄說道這一番

悔悟回來固然很好但只一件怕又犯了前頭的舊病和女孩兒們打起交道來也是不好襲人道奶奶說的也是二爺自從信了和尚纔把這些姐妹冷淡了如今不信和尚真怕又要犯了前頭的舊病呢我想奶奶和我二爺原不大理會紫鵲去了如今祇他們四個這裡頭就是五兒有些個狐媚子聽見說他媽求了大奶奶和奶奶說要討出去給人家兒呢但是這兩天到底在這裡呢麝月秋紋雖沒別的只是二爺那幾年也都有些頑頑皮皮的如今算來祇有鶯兒二爺倒不大理會況且鶯兒也穩重我想倒茶弄水只叫鶯兒帶着小丫頭們伏侍就殼了不知奶奶心裡怎麼樣寶釵道我也愿的是這些你說的倒

也罷了從此便派鶯兒帶着小丫頭伏侍那寶玉却也不出房門天天只差人去給王夫人請安王夫人聽見他這番光景那一種欣慰之情更不待言了到了八月初三這一日正是賈母的冥壽寶玉早晨過來磕了頭使回去仍到靜室中去了飯後寶釵襲人等都和姊妹們跟着邢王二夫人在前面屋裡說閒話見鶯玉自在靜室冥心危坐忽見鶯兒端了一盤瓜果進來說太太叫人送來給二爺吃的這是老太太的克什寶玉站起來答應了復又坐下便道攔在那裡罷鶯兒一面放下瓜果一面悄悄向寶玉道太太那裡誇二爺呢寶玉微笑鶯兒又道太太說了二爺這一用功明兒進場中了出來明年再中了進士

作了官老爺太太可就不枉了盼二爺了寶玉也只點頭微笑
鶯兒忽然想起那年給寶玉打絡子時候寶玉說的話來便
道真要二爺中了那可是我們姑奶奶的造化了二爺還記得
那一年在園子裡不是二爺叫我打梅紅絡子時說的我們姑
奶奶後來帶着我不知到那一個有造化的人家兒去呢如今
二爺可是有造化的罷咧寶玉聽到這裡又覺塵心一動連忙
歛神定息微微的笑道據你說來我是有造化的你們姑娘也
是有造化的你呢鶯兒把臉飛紅了勉強道我們不過當了頭
一輩子罷咧有什麼造化呢寶玉笑道果然能發一輩子是了
頭你這個造化比我們還大呢鶯兒聽見這話似乎又是瘋話

了恐怕自己招出寶玉的病根來打算着要走只見寶玉笑着說道傻丫頭我告訴你罷未知寶玉又說出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十九回

中鄉魁寶玉却塵緣 沐皇恩賈家延世澤

話說鶯兒見寶玉說話摸不着頭腦正自要走只聽寶玉又說道傻丫頭我告訴你罷你姑娘既是有造化的你跟着他自然也是有造化的了你襲人姐如是靠不住的只要往後你盡心伏侍他就是了口後或有好處也不枉你跟着他熬了一場鶯兒聽了前頭像話後頭說的又有些不像了便道我知道了姑娘還等我呢二爺要吃菓子時打發小丫頭叫我就是了寶玉點頭鶯兒纔去了一時寶釵襲人回來各自房中去了不題且說過了幾天便是場期別人只知盼望他爺兒兩個作了好文

章便可以高中的了祇有寶釵見寶玉的工課雖好只是那有意無意之間却別有一種冷靜的光景知他要進場了頭一件叔侄兩個都是初次赴考恐人馬擁擠有什麼失閃第二件寶玉自和尚去後總不出門雖然見他用功喜歡只是改的太速太好了反倒有些信不及只怕又有什麼變故所以進場的頭一天一面派了襲人帶了小丫頭們同着素雲等給他備見面過來收拾妥當自己又都過了目好好的攔起預備着一面過來同李執中王夫人揀家裡的老成管事的多派了幾個只說怕人馬擁擠碰了次日寶玉賈蘭換了半新不舊的衣服欣然過來見了王夫人王夫人囑咐道你們爺兒兩個都是初次下

場但是你們活了這麼大並不會離開我一天就是不在我眼前也是了鬢媳婦們圍着何曾自己孤身睡過一夜今日各自進去孤孤恹恹舉目無親須要自己保重早些作完了文章出來找着家人早些回來也叫你母親媳婦們放心王夫人說着不免傷心起來賈蘭聽一句答應一句只見寶玉一聲不哼待王夫人說完了走過來給王夫人跪下滿眼流淚磕了三個頭說道母親生我一世我也無可答報只有這一入場用心作了文章好好的中個舉人出來那時太太喜歡喜歡便是兒子一輩的事也完了一輩子的不好也都遮過去了王夫人聽了更覺傷心起來便道你有這個心自然是好的可惜你老太太不

能見你的面了一面說一面拉他起來那寶玉只愛跪着不肯起來便說道老太太見與不見總是知道的喜歡的既能知道了喜歡了便不見也和見了的一樣只不過隔了形質並非隔了神氣啊李統見王夫人和他如此一則怕勾起寶玉的病來二則也覺得光景不吉祥連忙過來說道太太這是大喜的事爲什麼這樣傷心況且寶兄弟近來很知好歹很孝順又肯用功只要帶了姪兒進去好好的作文章早早的回來寫出來請偕們的世交老先生們看了等着爺兒兩個都報了喜就完了一面叫人撿起寶玉來寶玉却轉過身來給李統作了個揖說嫂子放心我們爺兒兩個都是必中的日後蘭哥還有幾出

息大嫂子還要帶鳳冠穿霞帔呢李執笑道但願應了叔叔的
話也不枉說到這裡恐怕又惹起王夫人的傷心來連忙咽住
了寶玉笑道只要有了個好兒子能接緒祖基就是大哥哥
不能見也算他的後事完了李執見天氣不早了也不肯儘着
和他說話只好點點頭兒此時寶釵聽得早已呆了這些話不
但寶玉便是王夫人李執所說句句都是不祥之兆却又不
敢認頂只得忍淚無言那寶玉走到跟前深深的作了一個揖衆
人見他行事古怪也摸不着是怎麼樣樣又不敢笑他只見寶釵
的眼淚直流下來衆人更是納罕又聽寶玉說道姐姐我要走
了你好生跟着太太聽我的喜信兒罷寶釵道是時候了你不

必說這些嘮叨話了。寶玉道：你倒催的我緊，我自己也知道該走了。回頭見衆人都在這裡，只沒惜春、紫鵲，便說道：「四妹妹和紫鵲姐姐跟前替我說一句罷。」橫豎是再見就完了。衆人見他的話又像有理，又像瘋話，大家祇說他從沒出過門，都是太太的一套話招出來的，不如早早催他去了，就完了事了。便說道：「外面有人等你呢，你再鬧就悟了時辰了。」寶玉仰面大笑道：「走了，走了，不用胡鬧了，完了事了。」衆人都笑道：「快走罷。」獨有王夫人和黃釵兒兩個倒像生離死別的一般，那眼淚也不知從那裡來的，直流下來，幾乎失聲哭出，但見寶玉「晴天」哈哈大笑，有瘋傻之狀，遂從此出門走了。正是：

走求名利無雙地 打出樊籠第一關

不言寶玉賈蘭出門赴考且說賈環見他們考去自己又氣又恨便自大爲王說我可要給母親報仇了家裡一個男人沒有上頭太太依了我還怕誰想定了主意跑到邢夫人那邊請了安說了些奉承的話那邢夫人自然喜歡便說道你這纔是明理的孩子呢像那巧姐兒的事原該我做主的你璉二哥恁塗放着親奶奶倒托別人去賈環道人家那頭兒也說了只認得這一門子現在定了還要備一分大禮來送太太呢如今太太有了這樣的藩王孫女婿兒還怕大老爺沒大官做麼不是我說自己的太太他們有了元妃姐姐便欺壓的人難受將來

巧姐兒別也是這樣沒良心等我去問問他那夫人道你也該告訴他他纔知道你的好處只怕他父親在家也找不出這麼門子好親事來但只平兒那個糊塗東西他倒說這件事不好說是你太太也不願意想來恐怕我們得了意若遲了你二哥回來又聽人家的話就辦不成了賈環道那邊都定了只等太太出了八字王府的規矩三天就要來娶的但是一件只怕太太不願意那邊說是不該娶犯官的孫女只好悄悄的拍了去等大老爺免了罪做了官再大家熱鬧起來那夫人道這有什麼不願意也是禮上應該的賈環道既這麼着這帖子太太出了就是了邢夫人道這孩子又糊塗了裡頭都是女人你叫誰

哥兒寫了一個就是了。賈環聽說喜歡的，了不得，連忙答應了出來，趕着和賈芸說了，邀着王仁到那外藩公館立文書兌銀子去了。那知剛纔所說的，話早被邢夫人的丫頭聽見了，丫頭是求了平兒，纔挑上的，便抽空兒趕到平兒那裡，一五一十的都告訴了平兒。早知此事不好，已和巧姐細細的說明。巧姐哭了一夜，必要等他父親回來作主。太太的話不能遵，今兒又聽見這話，便大哭起來，要和太太講去。平兒急忙攔住，道：「姑娘且慢着，太太是你的親祖母，他說二爺不在家，太太做得主的。況且還有舅舅做保山，他們都是一氣姑娘一個人那裡說得過呢？我到底是人，說不上話去。如今只可想法兒斷。」

不可冒失的那夫人那邊的了頭道你們快快的想主意不然可就要抬走了說着各自去了平兒回過頭來見巧姐哭作一團連忙扶着道姑娘哭是不中用的如今是二爺發不着聽見他們的話頭這句話還沒說完只見那夫人那邊打發人來告訴姑娘大喜的事來了叫平兒將姑娘所有應用的東西料理出來若是賠送呢原說明了等二爺回來再辦平兒只得答應了回來又見王夫人過來巧姐兒一把抱住哭得倒在懷裡王夫人也哭道紐兒不用着急我為你吃了大太太好些話看來是扭不過來的我們只好應着緩下去即刻差個家人趕到你父親那裡去告訴平兒道太太還不知道麼早起三爺在大太

太跟前說了什麼外藩規矩三日就要過去的如今太太已
叫芸哥兒寫了名字年庚去了還等得二爺麼王夫人聽說是
三爺使氣得說不出話來呆了半天一疊聲叫人找賈環找了
半日人回今早同着哥兒王舅爺出去了王夫人問芸哥兒衆
人回說不知道巧姐屋內人人瞪眼一無方法王夫人也難和
邢夫人爭論只有大家抱頭大哭有個婆子進來回說後門上
的人說那個劉老老又來了王夫人道偕們家遭着這樣事那
有工夫接待人不拘怎麼回了他去罷平兒道太太該叫他進
來他是姐兒的乾媽也得告訴告訴他王夫人不言語那婆子
便帶了劉老老進來各人見了問好劉老老見衆人的眼圈兒

都是紅的也摸不着頭腦遲了一會子便問道怎麼了太太姑娘們必是想二姑奶奶了巧姐兒聽見提起他母親越發大哭起來平兒道老老別說閒話你既是姑娘的乾媽也該知道的便一五一十的告訴了把個劉老老也唬怔了等了半天忽然笑道你這樣一個伶俐姑娘沒聽見過鼓兒詞麼道上頭的方法多着呢這有什麼難的平兒趕忙問道老老你有什么法兒見快說罷劉老老道這有什麼難的呢一個人也不叫他們知道扔崩一走就完了事了平兒道這可是混說了我們這樣人家的人走到那裡去劉老老道只怕你們不走你們要走就到屯裡去我就把姑娘藏起來即刻叫我女婿弄了人叫姑娘親

筆寫個字兒赶到姑老爺那裡少不得他就寫了可不好麼平
兒道大太太知道呢劉老老道我來他們知道麼平兒道大太
太住在後頭他待人刻薄有什麼信沒有送給他的你若前門
走來就知道了如今是後門來的不妨事劉老老道說僧們定
了幾時我叫女婿打了車來接了去平兒道這還等得幾時呢
你坐着罷急忙進去將劉老老的話遞了傍人告訴了王夫人
想了半天不妥當平兒道只有這樣爲的是太太纔敢說明太
太就裝不知道回來倒問大太太我們那裡就有人去想二爺
回來也快王夫人不言語嘆了一口氣巧姐兒聽見便和王夫
人道只求太太救我橫豎父親回來只有感激的平兒道不用

說了太太則去罷回來只要太太派人看屋子王夫人道掩密些你們兩個人的衣服鋪蓋是要的平兒道要快走了纔中用呢是他們定了回來就有了饑荒了提醒了王夫人便道是了你們快辦去罷有我呢于是王夫人回去倒過去找邢夫人說閒話兒把邢夫人先拌住了平兒這裡便遣人料理去了吩咐道倒別讓人有人進來看見就說是太太吩咐的要一輛車子送劉老老去這裡又買囑了看後門的人催了車來平兒便將巧姐裝做青兒模樣急急去的了後來平兒只當送人眼錯不見也跨上車去了原來近日賈府後門雖開只有一兩個人看着餘外雖有幾個家下人因房大人少空落落的誰能照應

且邢夫人又是個不憚下人的衆人明知此事不好又却感念平兒的好處所以通同一氣放走了巧姐邢夫人還自和玉夫人說話那裡理會只有王夫人甚不放心說了一回話悄悄的走到寶釵那裡坐下心裡還是惦记着寶釵見王夫人人神色恍惚便問太太的心裡有什麼事王夫人將這事背地裡和寶釵說了寶釵道險得很如今得快快兒的叫芸哥兒止住那裡纔妥當王夫人道我找不着環兒呢寶釵道太太總要裝作不知等我想個人去叫太太知道纔好王夫人點頭一任寶釵想人暫且不言且說外藩原是要買幾個使喚的女人臨媒八一面之辭所以派人相看札着的人回去稟明了藩王藩王問起

人家衆人不敢隱瞞只得實說那外藩聽了知是世代勲戚便說了不得這是有干例禁的幾乎悞了大事況我朝覲已過便要擇日起程倘有人來再說快快打發出去這日恰好賈芸王仁等遞送年庚只見府門裡頭的人便說奉王爺的命再敢拿賈府的人來冒充民女若要拿住究治的如今太平時候誰敢這樣大胆這一嚷唬得王仁等抱頭鼠竄的出來埋怨那說事的人大家掃興而散賈環在家候信又聞王夫人傳喚急得煩燥起來見賈芸一人回來趕着問道定了麼賈芸慌忙跺足道了不得了不得不知誰露了風了還把吃虧的話說了一遍賈環氣得發怔說我早起在大太太跟前說的這樣好如今怎麼

樣處呢這都是你們家人坑了我了正沒主意聽見裡頭亂嚷
叫着賈環等的名字說大太太二太太叫呢兩個人只得蹭進
去只見王夫人怒容滿面說你們幹的好事如今逼死了巧姐
和平兒了快快的給我我遺屍首來完事兩個人跪下賈環不
敢言語賈芸低頭說道孫子不敢幹什麼爲的是邢舅太爺和
主舅爺說給巧妹妹作媒我們纔回太太們的大太太願意纔
叫孫子寫帖兒去的人家還不要呢怎麼我們逼死了妹妹呢
王夫人道環兒在大太太那裡說的三日內便要抬了走說親
作媒有這樣的麼我也不問你們快把巧姐兒還了我們等老
爺回來再說邢夫人如今也是一句話兒說不出了只有落淚

王夫人便罵賈環說趙姨娘這樣混賬的東西留的種子也是這混賬的說着叫丫頭堵了口到自已房中那賈環賈芸邢夫人三個人互相埋怨說道如今且不用埋怨想來死是不死的必是平兒帶了他到那什麼親戚家躲着去了邢夫人叫了前後的門人來罵着問巧姐兒和平兒知道那裡去了豈知下人一口同音說是大太太不必問我們問當家的爺們就知道丁在大太太也不用鬧等我們太太問起來我們有話說要打大家打要發大家都發自從璉二爺出了門外頭鬧的還了得我們的月錢月米是不給了賭錢喝酒鬧小旦還接了外頭的媳婦兒到宅裡來這不是爺嗎說得賈芸等頓口無言王夫人那

這又打發人來催說叫爺們快找來那賈環等急得恨無地縫
可儲又不敢盤問巧姐那邊的人明知衆人深恨是必藏起來
了但是這句話怎敢在王夫人面前說只得各處親戚家打聽
毫無踪跡裡頭一個邢夫人外頭環兒等這幾天關的晝夜不
寧看看到了出場日期王夫人只盼着寶玉賈蘭回來等到晌
午不見回來王夫人李執賢釵着忙打發人去到下處打聽去
了一起又無消息連去的人也不來了回來又打發一起人去
又不見回來三個人心裡如熱油熬煎等到傍晚有人進來見
是賈蘭衆人喜歡同道寶二叔呢賈蘭也不及請安便哭道二
叔丟了王夫人聽了這話便怔了半天也不言語便直挺挺的

躺倒床上虧得彩雲等在後面扶着下死的叫醒轉來哭着見寶釵也是白瞪兩眼襲人等已哭得淚人一般只有哭着罵賈蘭道糊塗東西你同二叔在一處怎麼他就丟了賈蘭道我和二叔在下處是一處吃一處睡進了場相離也不遠刻刻在一處的今兒一早二叔的卷子早完了還等我呢我們兩個人一起去了卷子一同出來在龍門口一擠回頭就不見了我們家接場的人都問我李貴還說看見的相離不過數步怎麼一擠就不見了現叫李貴等分頭的去我也去帶了人各處號裡都找遍了沒有我所以這時候纔回來王夫人是哭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寶釵心裡已知八九襲人痛哭不已賈薈等不尋

吩咐也是分頭而去可憐榮府的人個個死多活少空備了棧
埵的酒飯賈蘭也忘却了辛苦還要自己找去倒是王夫人攔
住道我的兒你叔叔丟了還禁得再丟了你麼好孩子你歇歇
去罷賈蘭那裡肯走尤氏等苦勸不止衆人中只有惜春心裡
却明白了只不好說出來便問寶釵道二哥哥帶了玉去了沒
有寶釵道這是隨身的東西怎麼不帶惜春聽了便不言語襲
人想起那日搶玉的事來也是料着那和尚作怪柔腸幾斷珠
淚交流嗚嗚咽咽哭個不住追想當年寶玉相待的情分有時
軀他他便惱了也有一種令人回心的好處那溫存體貼是不
用說了若惱急了他便賭誓說做和尚那知道今日却應了這

句話看看那天已覺是四更天氣並沒有個信兒李紈又怕王夫人苦壞了極力的勸着回房衆人都跟着伺候只有邢夫人回去賈環躲着不敢出來王夫人叫賈蘭去了一夜無眠次日天明雖有家人回來都說沒有一處不尋到是在沒有影兒于是薛姨媽薛蝌史湘雲寶琴李嬌等接二連三的過來請安問信如此一連數日王夫人哭得飲食不進命在垂危忽有家人回道海疆來了一人口稱統制大人那裡來的說我們家的三姑奶奶明日到京了王夫人聽說探春回京雖不能解寶玉之愁那個心略放了些到了明日果然探春回來衆人遠遠接seeing探春出跳得比先前更好了服采鮮明見了王夫人形容枯

稿衆人眼腫腮紅便也大哭起來哭了一會然後行禮看見惜春道姑打扮心裡很不舒服又聽見寶玉心迷走失家口多少不順的事大家又哭起來還虧得探春能言見解亦高把話來慢慢兒的勸解了好些時王夫人等略覺好些再明兒三姑爺也來了知有這樣的事探春住下勸解跟探春的丫頭老婆也與衆姐妹們相聚各訴別後的事從此上上下下的人竟是無盡無夜事等寶玉的信那一夜五更多天外頭幾個家人進來到了二門口報喜幾個小丫頭亂跑進來也不及告訴大了頭了進了屋子便說太太奶奶們大喜王夫人打諢寶玉找着了便喜歡的站起身來說在那裡找着的快叫他進來那人道中了

第七名舉人王夫人道寶玉呢家人不言語王夫人仍舊坐下探春便問第七名中的是誰家人回說是寶二爺正說着外頭又嚷道蘭哥兒中了那家人赶忙出去接了報單回稟見賈蘭中了一百三十名李執心下喜歡因王夫人不見了寶玉不敢喜形於色王夫人見賈蘭中了心下也是喜歡只想若是寶玉一回來偕們這些人不知怎樣樂呢獨有寶釵心下悲苦又不掉淚衆人道喜說是寶玉既有中的命自然再不會丟的況王下那有迷失了問舉人王夫人等想來不錯略有笑容衆人便趁勢勸王夫人等多進了些飲食只見三門外頭焙茗亂嚷說我們二爺中了舉人是丟不了的了衆人問道怎見得呢焙

茗道一舉成名天下聞如今二爺走到那裡那裡就知道的誰
敢不送來裡頭的眾人都說這小子雖是沒規矩這句話是不
錯的惜春道這樣大人了那裡有走失的只怕他勘破世情入
了空門這就難招着他了這句話又招得王夫人等又大哭起
來李執道古來成佛作祖成神仙的果然把爵位富貴都拋了
也多得很王夫人哭道他若拋了父母這就是不孝怎能成佛
作祖探春道大凡一個人不可有奇處二哥哥生來帶塊玉來
都道是好事這麼說起來都是有了這塊玉的不好若是再有
幾天不見我不是叫太太生氣就有些原故了只好譬如沒有
生這位哥哥罷了果然有米頭成了正果也是太太幾輩子的

修積寶釵聽了不言語襲人那裡忍得住心裡一疼頭上一暈
便栽倒了王夫人見了可憐命人扶他回去賈環見哥哥侄兒
中了又爲巧姐的事大不好意思只抱怨薛雲兩個知道探春
回來此事不肯干休又不敢躲開這幾天竟是在荊棘之中
明日賈蘭只得先去謝恩知道甄寶玉也中了大家序了同年
提起賈寶玉心迷走失甄寶玉嘆息勸慰中貢舉的將考中的
卷子奏聞皇上一一的披閱看取中的文章俱是平正通達的
見第七名賈寶玉是金陵籍貢第一百三十名又是金陵賈蘭
皇上傳旨詢問兩個性實的是金陵人氏是否賈妃一族大臣
命出來傳賈寶玉賈蘭問話賈蘭將平王場後迷失的話並

將三代陳明大臣代爲轉奏皇上最是聖明仁德想起賈氏功勳命大臣查覆大臣便細細的奏明皇上甚是憫恤命有司將賈赦犯罪情由代案呈奏皇上又看到海疆靖寇班師善後事宜一本奏的是海宴河清萬民樂業的事皇上聖心大悅命九卿叙功議賞並大赦天下賈蘭等朝臣散後拜了座師並聽見朝內有大赦的信便回了王夫人等合家畧有喜色只盼寶玉回來薛姨媽更加喜歡便要打算贖罪一日人報甄老爺同三姑爺來道喜王夫人使命賈蘭出去接待不多一回賈蘭進來笑嘻嘻的回王夫人道太太們大喜了甄老伯在朝內聽見有旨意說是大老爺的罪名免了珍大爺不但免了罪仍襲了寧

國三等世職榮國世職仍是老爺襲了俟丁憂服滿仍陞工部郎中所抄家產全行賞還二叔的文章皇上看了甚喜問知元妃兄弟北靜王還奏說人品亦好皇上傳旨召見眾大臣奏稱據伊侄賈蘭回稱出場時迷失現在各處尋訪皇上降旨着戶部名衙門用心尋訪這旨意一下請太太們放心皇上這樣聖恩再沒有找不着了王夫人等這纔大家稱賀喜歡起來只有賈環等心下着急四處找尋巧姐那知巧姐隨了劉老老帶着平兒出了城到了庄上劉老老也不敢輕襲巧姐便打掃上房讓給巧姐平兒住下每日供給雖是鄉村風味到也潔淨又有青兒陪着暫且寬心那庄上也有幾家富戶知道劉老老家來

了賈府姑娘誰不來瞧都道是天上神仙也有道萊菓的也有
道野味的到也熱鬧內中有個極富的人家姓周家財巨萬耳
田千頃只有一子生得文雅清秀年紀十四歲他父母延師讀
書新近科試中了秀才那日他母親看見了巧姐心裡羨慕自
想我是庄家人家那能配得起這樣世家小姐呆呆的想着劉
老老知他心事拉著他說你的心事我知道了我給你們做個
媒罷周媽媽笑道你別哄我他們什麼人家肯給我們庄家入
麼劉老老道說着瞧罷于是兩人各自走開劉老老惦記着賈
府叫板兒進城打聽那日恰好到寧榮街只見有好些車轎在
那裡板兒便在鄰近打聽說是寧榮兩府復了官賞還抄的家

虛如今府裡又要起來了只是他們的寶玉中了官不知走到那裡去了板兒心裡喜歡便要回去又見好幾匹馬到來在門前下馬只見門上打千兒請安說二爺回來了大喜大老爺身上安了麼那位爺笑着道好了又遇恩旨就要回來了還問那些人做什麼的門上回說是皇上派官在這裡下旨意叫人領家產那位爺便喜歡進去板兒便知是賈璉了也不用打聽赶忙回去告訴了他外祖母劉老老聽說喜的眉開眼笑去和巧姐兒賀喜將板兒的話說了一遍平兒笑說道可不是虧得老老這樣一辦不然姑娘也摸不着那好時候巧姐更自歡喜正說着那送賈璉信的人也回來了說是姑老爺感激得狠叫我

一到家快把姑娘送回去又賞了我好幾兩銀子劉老老聽得得意便叫人趕了兩輛車請巧姐兒上車巧姐等在劉老老家住熟了反是依依不捨更有青兒哭着恨不能留下劉老老和他不忍相別便叫青兒跟了進城一徑直奔榮府而來且說賈璉先前知道賈赦病重趕到配所父子相見痛哭下一場漸漸的好起賈璉接着家書知道家中的事果明賈赦叫衆走到中途聽得大赦又趕了兩天今日到家恰遇頒賞恩旨裡面那夫人等正愁無人接旨雖有賈蘭終是年輕人報達二爺四娘大家相見悲喜交集此時也不及叙話即到前廳叩見了欽此大人問了他父親好說明日到內府領賞寧國府第發交居住

家入起身辭別賈璉送出門去見有幾輛車家人們不許停
歇正在吵鬧賈璉早知是這巧姐求的車便罵家人道你們這
班糊塗忘八崽子我不在家就欺心害主將巧姐兒都逼走了
如今人家送來還要攔阻必是你們和我有什麼仇麼案家人
原怕賈璉回來不依想求少時纔破豈知賈璉說得更明心下
不懂只得站着問道二爺出門奴才們有病的有告假的都是
三爺蓄大爺芸大爺作主不與奴才們相干賈璉道什麼混賬
東西我完了事再和你們說快把車趕進來賈璉進去見邢夫
人也不言語轉身到了王夫人那裡跪下磕了個頭問道姐兒
回來了全虧太太那兄弟太太也不用說他了只是芸兒這事

西他上面看家就鬧亂兒如今我去了幾個月便鬧到這樣回太太的話這種人攆了他不往來也使得王夫人道你大舅子爲什麼也是這樣賈璉道太太不用說我自有道理正說着彩雲等回道巧姐兒進來了見了王夫人雖然別不多時想起這林逃難的景況不免落下淚來巧姐兒也便大哭賈璉謝了劉老老王夫人便拉他坐下說起那日的話來賈璉見平兒外面不好說別的心裡感激眼中流淚自此賈璉心裡愈敬平兒打算等賈赦等回來要扶平兒爲正此是後話暫且不題邢夫人正恐賈璉不見了巧姐是有一番的周折又聽見賈璉在王夫人那裡心下更是着急便斜了頭去打聽回來說是巧姐兒同

著劉老老在那裡說話那夫人纔如夢初覺知他們的鬼還抱
怨著王夫人調唆我母子不和到底是那個送鞋給平兒的正
問著只見巧姐同著劉老老帶了平兒王夫人在後頭跟著進
來先把頭裡的話都說在買芸王仁身上說大太太原是聽見
人說爲的是好事那裡知道外頭的鬼那夫人聽了自覺羞慚
想起王夫人主意不差心裡也服於是邢王夫人彼此心下相
安平兒回了王夫人帶了巧姐到寶釵那裡來請安各自提各
自的苦處又說到皇上隆恩偕們家該興旺起來了想來寶二
爺必用來的正說到這話只見秋紋忽忙來說襲人不好了不
知何事用聽下回分解終

紅樓夢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隱詳說太虛情 賈雨村歸結紅樓夢

話說寶釵聽秋紋說襲人不好連忙進去瞧看巧姐兒同平兒也隨着走到襲人炕前只見襲人心痛難禁一時氣厥寶釵等用開水灌了過來仍舊扶他睡下一面傳請大夫巧姐兒問寶釵寶釵道襲人姐姐怎麼病到這個樣寶釵道大前兒晚上哭傷了心了一時發暈栽倒了太太叫人扶他回來他就睡倒了因外頭有事沒有請大夫瞧他所以致此說着大夫來了寶釵等畧避大夫看了脈說是急怒所致開了方子去了原來襲人模糊聽見說寶玉若不回來便要打發屋裡的人都出去了一

越發不好了。到大夫瞧後，攪紋給他煎藥。他各自一人躺着，魂未定，好像寶玉在他面前恍惚，又像是見個和尚手裡拿着一本冊子，揭着看，還說道：「你別錯了主意，我是不認得你們的。」了襲人似要和他說話，秋紋走來說：「藥好了，姐姐吃罷。」襲人睜眼一瞧，知是個夢，也不告訴人，吃了藥，便自己細細的想。寶玉必是跟了和尚去。上回他要拿玉出去，便是要脫身的樣子。被我揪住，看他竟不像往常把我混推混揉的一點情意都沒有。後來待二奶奶更生厭煩，在別的姊妹跟前也是沒有一點情。意。這就是悟道的樣子。但是你悟了道，拋了二奶奶，怎麼好？我是太太派我服侍你，雖是月錢照着那樣的分例，其實我究竟

沒有在老爺太太跟前回明就算了你的星裡人若是老爺太太打發我出去我若死守着又叫人笑話若是我出去心想寶玉待我的情分實在不忍左思右想實在難處想到剛纔的夢好像和我無猜的話倒不如死了干净豈知吃藥已後心痛減了好些也難躺着只好勉強支持過了幾日起來服侍寶釵寶釵想念寶玉暗中垂淚自嘆命苦又知他母親打算給哥哥贖罪狠費張羅不能不帮着打點且不表且說賈政扶賈母靈柩賈蓉送了秦氏鳳姐鴛鴦的棺木到了金陵先安了葬賈蓉自送黛玉的靈也去安葬賈政料理墳基的事一日接到家書一行一行的看到寶玉賈蘭得中心裡自是喜歡後來看到寶

玉走失復又煩惱只得趕忙回來在道兒上又聞得有心旨教的旨意又接家書果然赦罪復職更是喜歡便日夜趲行一日行到毘陵驛地方那天乍寒下雪泊在一個清淨去處賈政打發衆人上岸投帖辭謝朋友總說即刻開船都不敢勞動船中只留一個小廝伺候自己在船中寫家書先要打發人起旱到家寫到寶玉的事便停筆抬頭忽見船頭上微微的雪影裡面一個人光着頭赤着腳身上披着一領大紅猩猩毡的斗篷向賈政倒身下拜賈政尚未認清急忙出船欲待扶住問他是誰那人已拜了四拜站起來打了個問訊賈政纔要還揖迎面一看不是別人却是寶玉賈政吃了一大驚忙問道可是寶玉麼那

人祇不言語似喜似悲賈政又問道你若是寶玉如何這樣打
扮跑到這裡寶玉未及回言只見舡頭上來了兩人一僧一道
夾住寶玉說道俗緣已畢還不快走說着三個人飄然登岸而
去賈政不顧地滑疾忙來趕見那三人在前那裡趕得上只聽
得他們三人口中不知是那個作歌曰

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遊兮鴻濛太空誰與我遊兮吾
誰與從渺渺茫茫兮歸彼大荒

賈政一面聽着一面趕去轉過一小坡倏然不見賈政已趕得
心虛氣喘驚疑不定回過頭來見自己的小廝也是隨後趕來
賈政問道你看見方纔那三個人麼小廝道看見的奴才爲者

爺追趕故也。趕來後來只見老爺不見那三個人了。賈政還欲
前走，只見白茫茫一曠野，並無一人。賈政知是古怪，只得回來。
衆家人回舡，見賈政不在艙中，問了舡夫，說是老爺上岸追趕。
兩個和尚一個道士去了。衆人也從雪地裡尋踪迎去，遠遠見
賈政來了，迎上去，接着一同回船。賈政坐下喘息，方定將見寶
玉的話說了一遍。衆人回稟，便要在這地方尋覓賈政，嘆道：「你
們不知道，這是我親眼見的，並非鬼怪。況聽得歌聲大自元妙，
那寶玉生下時，啣了玉來，便也古怪。我早知不詳之兆，爲的是
老太太疼愛，所以養育到今，便是那和尚道士，我也見了三次。
頭一次是那僧道來說玉的好處，第二次便是寶玉病重，他承

了將那玉持誦了一番寶玉便好了第三次送那玉來坐在前
廳我一轉眼就不見了我心裡便有些詫異只道寶玉果真有
造化高僧仙道來護佑他的豈知寶玉是下凡歷劫的竟哄了
老太太十九年如今叫我纔明白說到那裡掉了淚來衆人道
寶二爺果然是下凡的和尚就不該中舉人了怎麼中了纔去
賈政道你們那裡知道大凡天上星宿山中老僧洞裡的精靈
他自具一種性情你看寶玉何常肯念書他若畧一經心無有
不能的他那一種脾氣也是各別另樣說着又嘆了幾聲衆人
便拿蘭哥得中家道復興的話解了一番賈政仍舊寫家書便
把這事寫上勸諭合家不必想念了寫完封好卽着家人帶去

隨後趕回暫且不題且說薛姨媽得了赦罪的信便命薛蟠去各處借貸並自己湊齊了贖罪銀兩刑部准了收兌了銀子一角文書將薛蟠放出他們母子姊妹弟兄見面不必細述自然是悲喜交集了薛蟠自己立誓說道若是再犯前病必定犯殺犯剮薛姨媽見他這樣便要握他嘴說只要自己拿定主意必定還要妄巴口舌血淋淋的起這樣惡誓麼只香菱跟了你受了多少的苦處你媳婦已經自己治死自己了如今雖說窮了這碗飯還有得吃據我的主意我便算他是媳婦了你心裡怎麼樣薛蟠點頭願意寶釵等也說狠該這樣倒把香菱急得臉脹通紅說是伏侍大爺一樣的何必如此衆人便稱起大

奶奶來無人不服薛蟠便要去拜謝賈家薛姨媽寶釵也都過來見了衆人彼此聚首又說了一番的話正說着恰好那日賈政的家人回家呈上書子說老爺今日到了王夫人叫賈蘭將書子念給聽賈蘭念到賈政親見寶玉的一段衆人聽了都痛哭起來王夫人寶釵襲人等更甚大家又將賈政書內叫家內不必悲傷原是借胎的話解說了一番與其作了官倘或命運不好犯了事壞家敗產那時倒不好了寧可借們家出一位佛爺倒是老爺太太的積德所以纔投到借們家來不是說句不顧前後的話當初東府裡太爺倒是修煉了十几年也沒有成了仙這佛是更難成的太太這麼一想心裡便開豁了王夫人

哭着和薛姨媽道寶玉拋了我我還恨他呢我嘆的是媳婦的命苦纔成了一二年的親怎麼他就硬着腸子都撻下了走了呢薛姨媽聽了也甚傷心寶釵哭得人事不知所有爺們都在外頭王夫人便說道我爲他擔了一輩子的驚剛剛兒的娶了親中了舉人又知道媳婦作了胎我纔喜歡些不想弄到這樣結局早知這樣就不該娶親害了人家的姑娘薛姨媽道這是自己一定的僭們這樣人家還有什麼別的說的嗎幸喜有了胎將來生個外孫子必定是有成立的後來就有了結果了你看大奶奶如今蘭哥兒中了舉人明年成了進士可不是就做了官了麼他頭裡的苦也算吃盡的了如今的甜來也是應爲

人的好處我們姑娘的心腸兒姊姊是知道的並不是刻薄輕挑的人姊姊倒不必耽憂王夫人被薛姨媽一番言語說得極有理心想寶釵小時候更是廉靜寡慾極愛素淡的說所以纔有這個事想來生在世真有一定數的看着寶釵雖是痛哭他端莊樣兒一點不走却倒來勸我道是真真難得的不怨寶玉這樣一個人紅塵中福分竟沒有一點兒想了一回也覺解了好些又想到襲人身上若說別的丫頭呢沒有什麼難處的大的配了出去小的伏侍二奶奶就是了獨有襲人可怎麼處呢此時多也不好說且等晚上和薛姨媽商量那日薛姨媽並未回家因恐寶釵痛哭所以在寶釵房中解勸那寶釵却是極明

理思前想後寶玉原是一種奇異的人夙世前因自有一定原
無可怨天尤人更將大道理的話告訴他母親了薛姨媽心裡
反倒安了便到王夫人那裡先把寶釵的話說了王夫人點頭
歎道若說我無德不該有這樣好媳婦了說着更又傷心起來
薛姨媽倒又勸了一會子因又提起襲人來說我見襲人近來
瘦的了不得他是一心想着寶玉兒但是正配呢理應守的屋
裡人愿守也是有的惟有這襲人雖說是算個屋裡人到底他
和寶玉兒並沒有過明路兒的王夫人道我纔剛想着正要等
妹姊商量商量若說放他出去恐怕他不愿意又要尋死覓活的
若要留着他也罷又恐老爺不依所以難處薛姨媽迫我看

姨老爺是再不肯叫守着的再者姨老爺並不知道襲人的事
想來不過是怕了頭那有留的理呢只要姊姊叫他本家的人
來狠狠的吩咐他叫他配一門正經親事再多多的陪送他些
東西別孩子心腸兒也好年紀兒又輕也不枉跟了姐姐會子
也算姐姐待他不薄了襲人那裡還得我細細勸他就是叫他
家的人來也不用告訴他只等他家裡果然說定了好人家兒
我們還打聽打聽若果然足衣食女壻長的像個人兒然後
叫他出去王夫人聽了道這個主意狠是不然叫老爺冒冒失
失的一辦我可不是又害了一個人了麼薛姨媽聽了點頭道
可不是麼又說了几句便辭了王夫人仍到寶釵房中去了看

見襲人淚痕滿面薛姨媽便勸解譬喻了一會襲人本來老實不是伶牙利齒的人薛姨媽說一句相應一句圓來說道我是做下人的人姨太太瞧得起我纔和我說這些話我是從不敢違拗太太的薛姨媽聽他的話好一個柔順的孩子心裡更加喜歡寶釵又將大義的話說了一遍大家各自相安過了幾日賈政回家眾人迎接賈政見賈赦賈珍已都回家弟兄叔侄相見大家歷叙別來的景况然後內眷們見了不免想起寶玉來又大家傷了一會子心賈政喝住道這是一定的道理如今只要我們在外把持家事你們在內相助斷不可仍是從前這樣的散慢別房的事各有各家料理也不用承總我們本房的事

裡頭全歸于你都要按理而行王夫人便將寶釵有孕的話也告訴了將來丫頭們都放出去賈政聽了點頭無語次日賈政進內請示大臣們說是蒙恩感激但未服闕應該怎麼謝恩之處望吃大人們指教衆朝臣說是代奏請旨于是聖恩浩蕩即命陞見賈政進內謝了恩聖上又降了好些旨意又問起寶玉的事來賈政據實回奏聖上稱奇旨意說寶玉的文章固是清奇想他必是過來人所以如此若在朝中可以進用他既不敢受聖朝的爵位賞便了一個文妙真人的道號賈政又叩頭謝恩而出回到家中賈璉賈珍接着賈政將朝內的話述了一遍衆人喜歡賈珍使閒說寧國府第收拾齊全圓明了要搬過去

櫳翠菴園在園內給四姊妹靜養賈政並不言語隔了半日却吩咐了一番仰報天恩的話賈璉也趁便回說巧姐親事父親太太都願意給周家爲媳賈政昨晚也知巧姐的始末便說大老爺太太作主就是了莫說村居不好只要人家清白孩子肯念書能個上進朝裡那些官兒道都是城裡的人麼賈璉答應了是又說父親有了年紀況且又有痰症的根本子靜養幾年諸事原仗二老爺爲主賈政道提起村居養靜甚合我意只是我受恩深重尙未酬報耳賈政說畢進內賈璉打發請了劉老老來應了這件事劉老老見了王夫人等便說些將來怎樣陞官怎樣起家怎樣子孫昌盛正說着了頭圓道花自芳的女人

進來請安王夫人問幾句話花自芳的女人將親戚作媒說的
是城南蔣家的現在有房有地又有舖面姑爺年紀略大几歲
並沒有娶過的情況人物兒長的是百裡挑一的王夫人聽了
愿意說道你去應了隔几日進來再接你妹子罷王夫人又命
人打聽都說是好王夫人便告訴了寶釵仍請了薛姨媽細細
的告訴了襲人襲人悲傷不已又不敢違命呢心裡想起寶玉
那年到他家去回來兒的死也不回去的話如今太太硬作主
要若說我守着又叫人說我不害臊若是去了寔不是我的心
願便哭得咽哽難鳴又被薛姨媽寶釵等苦勸回過念頭想道
我若是死在這裡倒把太太的好心弄壞了我該死在家裡纔

是於是襲人含悲叩辭了衆人那姐妹分手時自然更有一番不忍說襲人懷着必死的心腸上車回去見了哥哥嫂子也是哭泣但只說不出來那花自芳悉把蔣家的聘禮送給他看又把自己所辦粧奩一一指給他看說那是太太賞的那是置辦的襲人此時更難開口住了兩天細想起來哥哥辦事不錯若事死在哥哥家裡豈不又害了哥哥呢千思萬想左右爲難真是一縷柔腸幾乎牽斷只得忍住那日已是迎娶吉期襲人本不是那一種潑的人委委屈屈的上轎而去心裡另想到那裡再作打算豈知過了門見那蔣家辦事極其認真全都按着正統的規矩一進了門丫頭僕婦都稱奶奶襲人此時欲要死在

這裡又恐害了人家辜負了一番好意那夜原是哭着不肯俯就的那姑爺却極柔情曲意的承順到了第二天開箱這姑爺看見一條猩紅汗巾方知是寶玉的了頭原來當初祇知是賈母的侍兒益想不到是襲人此時蔣玉函念着寶玉待他的舊情倒覺滿心惶愧更加周旋又故意將寶玉所換那條松花綠的汗巾拿出來襲人看了方知這姓蔣的原來就是蔣玉函始信姻緣前定襲人纔將心事說出蔣玉函也深爲歎息敬服不敢勉強並越發溫柔體貼弄得個襲人真無死所了看官聽說雖然事有前定無可奈何但孽子孤臣義夫節婦這不得已三字也不是一槩推委得的此襲人所以在又副冊也正是前人

過那桃花廟的詩上說道

千古艱難惟一死 傷心豈獨息夫人

不言襲人從此又是一番大地且說那賈雨村犯了安索的案
件審明定罪今遇大赦遞籍爲民雨村因叫家眷先行自己帶
了一個小廝一車行李來到急流津覺迷渡口只見一個道者
從那渡頭草棚裡出來執手相迎雨村認得是甄士隱也連忙
打恭士隱道賈老先生別來無恙雨村道老仙長到底是誰老
先生何前次相逢觀而不認後知火燒草亭下鄙深爲惶恐今
日幸得相逢益歎老仙翁道德高深奈鄙人下愚不移致有今
日甄士隱道前者老大人高官顯爵貪道能敢相認原因故交

敢贈片言不意老大人相棄之遽然而富貴窮通亦非偶然今日復得相逢也是一樁奇事這裡離草庵不遠暫請膝談未審可否雨村欣然領命兩携手而行小廝驅車隨後到了一座茅菴士隱讓進雨村坐下小童獻上茶來雨村便請教仙長超塵的始末士隱笑道一念之間塵凡頓易老先生從繁華境中來豈不知溫柔富貴鄉中有一寶玉乎雨村道怎麼不知近聞紛紛傳說說他也遁入空門下愚當時也曾與他往來遇數次再不想此人竟有如是之決絕士隱道非也這一段奇緣我先知之昔年我與先生在仁清巷舊宅門口叙話之前我已曾囑他一面雨村驚訝道京城離貴鄉甚遠何以能見士隱道神交久

矣雨村道既然如此現今寶玉的下落仙長定能知之土隱道
寶玉卽寶玉也那年榮寧查抄之前釵黛分離之日此玉早已
離世一爲僻禍二爲撮合從此夙緣一了形質歸一又復稍示
神靈高魁貴子方顯得此玉那天奇地靈煅煉之寶非凡間可
比前經茫茫大士渺渺真攜帶下凡如今璧緣已滿仍是此二
人攜歸本處這便是寶玉的下落雨村聽了雖不能全然明白
却也十知四五便點頭歎道原來如此下愚不知但那寶玉既
有如此的來歷又何以情迷至此復又豁悟如此還要請教土
隱笑道此事來老先生未必盡解太虛幻境卽是直如福地一
番閱冊原始要終之道歷歷生平如何不候仙草歸真焉有進

靈不復原之理呢雨村聽着却不明白了知仙機也不便更問因又說道寶玉之事既得聞命接是敝族閨秀如之多何元妃以下算來結局俱屬常呢士隱歎息道老先生莫怪拙言貴族之女俱屬從情天孽海而來大凡古今女子那淫字固不可犯祇這情字也是沾染不得的所以雀鶯蘇小無非仙子塵心宋玉相如大是文人口孽只是情思纏綿合那結就不可問了雨村聽到這裡不覺扭鬚長歎因又問道請教老仙翁那榮寧兩府尚可如前士隱道福善禍淫古今定理現今榮寧兩府善者修緣惡者悔禍將來蘭桂齊芳家道復初也是自然的道理雨村低了半日頭忽然笑道是了是了現在他府中有一個名蘭

的已中鄉榜恰好應着蘭字適問老仙翁說蘭桂齊芳又道寶玉高魁千貴莫非他有遇腹之子可以飛皇騰達的麼玄隱微微笑道此係後事未便預說雨村還要再問士隱不答便命人設俱盤飧邀雨村共食食畢雨村還要問自己的終身士隱便道老先生草庵暫歇我還有一段俗緣未了正當今日完結雨村驚訝道仙長純修若此不知尙有何俗緣士隱道也不過是兒女私情罷了雨村聽了益發驚異請問仙長何出此言士隱道老先生有所不知小女英蓮幼遭塵劫老先生初任之時曾經判斷今歸薛姓產難完劫遺一子於薛家以承宗祧此時正是絳塵脫盡之時只好接引接引士隱說着拂袖而起雨村心

中恍恍惚惚就在這急流津覺迷渡口草庵中睡着了這士隱自去度脫了香菱送到太虛幻境交那警幻仙子對冊剛過牌坊見那一僧一道纏綿而來士隱接着說道大士真人恭喜賀喜情緣完結都交割清楚了麼那僧道說情緣尚未全結倒是那蠢物已經回來了還得把他送還原所將他的後事叙明一枉他下世一回士隱聽了便拱手而別那僧道仍携了玉到青埂峰下將寶玉安放在女媧煉石補天之處各自雲遊而去從此後

天外書傳天外事 兩番人作一番人

這一日空空道人又從青埂峰前經過見那補天未用之石仍

在那裡上面字跡依然如舊又從頭的細細看了一遍見後面
偈文後又歷敘了多少收緣結果的話頭便點頭歎道我從前
見石兄這段奇文原說可以聞世傳奇所以曾經抄錄但未見
返本還原不知何時復有此一佳話方知石兄下凡一次磨出
光明修成圓覺也可謂無復遺憾了只怕年深日久字跡模糊
反有舛錯不如我再抄錄一番尋個世上清閒無事的人托他
傳遍知道奇而不奇俗而不俗真而不真假而不假或者塵夢
勞有聊倩鳥呼歸去山靈好客更石化飛來亦未可知想畢竟
又抄了仍袖至那繁華昌盛的地方遍尋了一卷不是建功立
業之人即係饒口謀衣之輩那有閒情更去和石燒舌直尋到

急流津覺迷渡口草菴中睡着一個人因想他必是明人便要將這抄錄的石頭記給他看看那知那人再叫不醒空空道人復又使勁拉他纔慢慢的開眼坐起使接來草草一看仍舊擲下道這事我已親見肅知你這抄錄的尚無外錯我祇指與你一個人托他傳去便可歸結這一新鮮公案了定道有什問何人那人道你須待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到一個悼紅軒中付個曹雪芹先生只說賈雨村言托他如此如此說畢仍舊睡下了那空空道人牢牢記着此言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劫果然有個悼紅軒見那曹雪芹先生正在那裡翻閱歷來的古史空空道便將賈雨村言了方把這石頭記示有那雪芹先生笑道果然

是日雨村言了空空道只便問先生何以認得此人便肯肯他傳述見雪芹先生笑道說你空原來你肚裡果然空空既是假諱村言但無魯魚亥豕以及背謬矛盾之處樂得與二三同志酒餘飯飽雨夕燈窗之下同消寂寞又不必大先生品題傳世似你這樣尋根究底便是刻舟求劍膠柱鼓瑟了那空空道人聽了仰天大笑擲下抄本飄然而去一面走着口中說道果然是敷衍荒唐不但作者不知抄者不知並閱者也不知不過遊戲筆墨陶情適性而已後見了這本奇傳亦曾越過四句爲作者顚起之言更轉一竿頭云

說到辛酸處
荒唐愈可悲

由來同一夢

休笑世人痴

紅樓夢第一回

五

紅樓夢第一百二十回終

萃文書屋藏板